

扫扫又何妨

◆袁雪景

每年春暖花开时候，我们楼上的老夫妻就从青海回来了，在家住上一段时间。老大妈腿脚行走不太方便，但总是面带微笑和善可亲，老大爷身体硬朗红光满面。

上楼下楼，常看到老大妈走几步歇一歇，怕冒失的女儿碰到大妈，就叮嘱叮咛，见大妈一定要让路。乖巧的女儿还真给我长脸，见到两位老人家就叫老奶奶老爷爷，有时候还帮老大妈提菜、搬凳子，老大妈逢人就夸我女儿懂事。

也许大家都忙于工作，也许是怕吃亏，我们家的楼道很少有人打扫，我也只有趁礼拜天，才把属于我家的这段楼梯匆忙打扫一遍，然后就ok了。

然而让我惊喜的是，那天下班刚进楼道，眼前一亮，楼道一尘不染，扶手油光闪亮，我不是走错楼道了吧？“妈妈，老奶奶的儿子回来了。叔叔把这6层楼梯从上到下用抹布抹了好几遍，连墙上蜘蛛网都扫了好几遍，打扫得可干净了。”女儿悄悄告诉我，“叔叔衣服都湿透了！”

从那日开始，老大妈的儿子坚持天天从六楼打扫到一楼。一天、两天、三天……楼梯、扶手、墙壁都打扫得一尘不染。

直到有一天下班回家，才突然想起好久没看见老大妈了，于是上楼敲门，敲了几下门也没人开，对面的邻居说：“老人家回青海了。”我纳闷了，既然回了青海，那又是谁在打扫楼道呢？女儿告诉我，青海的叔叔走后，一楼的李叔、三楼王姨、四楼的马伯伯都主动开始打扫楼道了，咱家也应该加入进来呢。

女儿的话让我若有所思，扫扫又何妨？看来，我的心灵也需要彻底扫扫了。



老墨

◆许冬林

墨是苍老的。像老僧。

古人制墨，先将松枝不完全燃烧，以获得松烟，接着要将松烟和一种已经文火熬过的胶搅拌在一起，搅拌均匀后要反复杵捣，然后要入模成型，晾晒，最后描金。

这样煎熬辗转，到最后成墨时，当初的一截松枝，它的黑色的魂魄真就是走了几世几生啊！

到了文人雅士那里，提笔沾墨，在宣纸上，还没落笔，一颗心，先就霜意重重地老了。泼墨，渲染，皴擦，这之后无论点上多少片风里零落的杏花，那山野还是老的，江湖还是老的。水墨江南的春天，也不过是老枝旧柯上新发的春天。可是，这样的春天，总有种深情在里面。

有一次看画展，是水墨画展。有一幅画的是荷叶，一池的荷叶，垂眉敛目地皱缩在秋水之上。是残荷，一色的墨色，好像是整砚的墨都倾倒在宣纸上。那些荷叶，也好像是铁穿了心，要往黑色里沉淀下去，永不回头。是看穿了，看破了，不看了，淡月笼罩下一袭僧衣的背影给世人看了，心底苍凉一叹：老了！心老了，所以用墨用得这样纯粹而彻底，不犹疑。

我想，画苍老厚重之物，画风物的内在风骨，墨是最好的染料。千年松，万层岩，秋荷，枯树，瘦竹……都是最适宜用墨的。墨的灵魂在那些风物的形态里住得稳，住得深。墨有那样的沧桑，那样的浑重，那样的内敛。

是啊，看墨在纸上逶迤游走，真像是老僧修炼后转世，或为云霞，或为江水，或为寒山，或为竹木花草……他只有一个灵魂，却有千百种身体。他真自由。他真慈悲。只有老了，老得很老，才有这样的自由和慈悲吧。

我喜欢看黄曙光老师的墨色芭蕉和茶壶。芭蕉在墨里水灵灵的，清新蓬勃，饱满生动，枝叶披拂里有巍然成荫的志气。我喜欢芭蕉的婆娑盎然和笃定。

而茶壶却老得如山翁村叟。久看那茶壶，仿佛装了千年的风云，深厚，静穆。一壶在几，人间千年无新事。咀嚼那样的墨意韵味，会觉得伊人秋水、死生契阔这些事都是轻的。那么，什么是重的呢？《桃花扇》的最后一出《余韵》里，唱戏的苏昆生往来山中做了樵夫，说书的柳敬亭隐居水畔做了渔翁。两个见证了江山兴亡的人，遇到一起，无酒，就一个出柴，一个取水，煮茗闲谈。苍山幽幽，烟水茫茫，那一壶茶分明就是一壶的南明旧事啊。那样的闲谈时光是苍老的，是重的。水墨里的茶壶也是老的，是重的。心若不老，提不动。

我曾经买了些笔墨纸砚，可是一直不敢去弄墨，内心有敬也有惧。这几年，看看身边的几个朋友，有的渐渐就亲近起笔墨来了。我看他们呀，从前唧唧我我，从前嬉笑怒骂，从前流连歌舞楼台，从前周旋于权势名利，现在忽然就把自己放生起来了，放养在纸墨之间。也许，年岁增加，阅历渐丰，人慢慢就沉下来了。一片赤子心，归顺墨里，做水墨江山的子民。

人往墨里沉，墨往纸里沉，就这样把自己也沉成了一块幽静的墨，把纷扰的日子过成了意境悠远的水墨。

我看着他们，羡慕得要命，好像好日子都让别人过去了，就我这里萧瑟着。

我自知，我的心还不静，还留摇曳缤纷，还配不上一片墨色。

万物都在节气里，我想，我也不用急。也许有那么一天，我也能一管羊毫在手，清风明月地过起日子来。彼时，墨在宣纸上深深浅浅地浸润，日色在东墙上隐隐约约地移动……有墨在，这样近地在着，就不怕老了。

再老，老不过墨啊。

福

大红“福”字扑面来

◆杨群灿

民间年俗，不论春联的内容千变万化，“福”字都是要贴的，大大小小，房前屋后，院子内外，扑面而来，让人感到格外喜庆。即使因有白事而不贴春联的人家，大门上还是要贴一个“福”字的。

贴作菱形的红纸，写上一个“福”字，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。

“福”解释为“福气”、“福运”，包含健康长寿、事业有成、平安顺利、家庭和睦、生活富裕、人丁兴旺等因素。宋代吴自牧的《梦粱录》中说：“土庶不论大小家，俱洒扫门闾，去尘秽，净庭户，换门神，挂钟馗，钉桃符，贴春牌，祭祖宗。”其中的“贴春牌”，就是把“福”字写在红纸上，贴在大门前。由此可知，贴福字的民俗，至少从南宋已经开始，历史可谓久矣。

春节贴“福”字，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，都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，也是对美好未来的祝愿。相传武王伐纣胜利后姜太公封神时，把妻子叶氏封为穷神，并对她说：“有福的地方，你不能去。”从此，家家过年贴“福”字，就是告诉穷神：我这里有福的地方，你千万不能进来。“福”，成为百姓摆脱穷困、追求幸福的象征。

至于倒贴“福”字，说法甚多。其中一则是，有一年京城举办元宵灯会，洪武帝朱元璋微服私游，看到一户人家的马灯上，画了一只马猴抱一双绣花鞋在哭，认为这是讽刺马皇后的脚大，就愤然在这家门上随手写一“福”字，作为记号，准备抓人治罪。马皇后以贤德爱民著称，听朱元璋讲了此事，赶紧暗传旨意，派人告知全城居民，天亮之前都在门口写个“福”字。次日早上，朱元璋派出去的人看到家家都贴有“福”字，只有一户人家因为不识字，把“福”字贴倒了，朱元璋就下令把那家满门抄斩。马皇后一看大事不好，心生一计，对朱元璋说：“皇帝息怒，倒贴福字，意思是‘福到了’，这是吉兆啊！”朱元璋遂转怒为喜，下令放人，一场杀戮得以避免。

“福到了”，是民间典型的“讨口彩”，反映了人们内心深处的一种期盼，而在春节期间贴“福”字，正是这种心理期盼、祈福愿望的物化表现，因此，倒贴“福”字自然演变成俗。

其实，“福”是最古老的文字之一，约有三千年历史。在甲骨文中，“福”字为“两手捧酒浇于祭台之上”之形，是古人祭祀活动的写照；先秦时期，“福”特指祭

祀用的供品。“福”字的写法尽管千变万化，但其基本笔画由“示”、“一”、“口”和“田”组成：示，指神祇；田，指耕地、打猎；一，按《说文》解释：“一，惟初太始，道立于一，造分天地，化成万物”；口，《说文》解释：“口，人所以言食也。”所以，这个“福”字，寄托了老百姓祈求得得到田地、以求温饱的愿望。

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，实物层面上的“福”逐渐向抽象意义上的“福”演变，一是引申为“庇荫佑护”，由得到更多的食物、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，演变为祈求神灵庇佑的愿望。二是引申为“幸福”，《礼记·祭统》中说：“福者，备也。备者，百顺之名也，无所不顺谓之为‘福’，意谓‘福’就是事事顺利，所需要的全都能够得到。

做个有“福”之人是每个中国人追求和奋斗方向，过春节时家家户户贴“福”字，希望新的一年福气降临，正是这种求“福”愿望和心理的典型反映。如同清代才子张潮《幽梦影》中所说：“值太平世，生湖山郡，官长廉静，家道充裕，娶妇贤淑，生子聪慧。人生如此，可云全福。”但达到上述六条齐备，实在很难。不过，今天我们欣逢盛世，“福”自然会走进千家万户。

一把壶

◆阮小籍

《名胜志》里说：“万安山在洛阳东南三十里，上有泉，水如碧玉色。泉上有白龙祠，祈祷甚应。”

洛阳近日多雪，腊八之夜，半月如水。不为祈祷，有月有雪的夜晚，登山一定别有风味。

踩着厚厚的积雪，穿过犬吠三声的村庄，携一把跟随自己多年的紫砂，半个小时的功夫，就到山脚下了。

我不知道雪夜访戴的王子猷那附带没带紫砂，但明人张岱湖心亭看雪时一定拿的是紫砂，“是日更定矣，余绕一小舟，拥毳衣炉火，独往湖心亭看雪”，只不过张岱在湖心亭喝的是酒而不是茶，“到亭上，有两人铺毡对坐，一童子烧酒，炉正沸。见余，大喜曰：‘湖中焉得更有此人！’拉余同饮。余强饮三大白而别”。茶或者酒都不重要，只要有一把紫砂就够了，如果没有了这把紫砂，不敢想王子猷的雪夜有多寂寞，张岱的西湖又该是怎样的一种落寞？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，要知道，歌者的歌，舞者的舞，剑客的剑，文人的紫砂，只要不死就不能放弃。

我的这把民国绿泥的西施壶，是20年前在苏州的观前街买的。我不相信豆腐去火、甘蔗滋阴、普洱定味的养

壶之说，我更喜欢雪水养壶，春雪太娇气，配不上紫砂的古拙，要腊月的雪，还要是山间、泉边、月下的雪，腊月够冷，山间够幽，泉边够灵，月下够雅，有此四味，养出的壶方能有“阅尽繁华归于平淡”的淡定和雅致。

所以，每年的腊月，我都期待着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，期待着一地如水的月色，期待着一雪满洛阳道的登山。

当时也，万籁俱寂，苍山负雪，明烛天南，伊水如带……一个人、一座山、一把壶、一天月、一地雪，我就是那个王了。

经过玉泉寺，白雪镶边的泉水薄雾袅袅。该盛一壶泉水滋润一下我这把寂寞的紫砂了，我小心翼翼地攀树枝、踩危岩，拂去泉边的积雪，则要盛水，脚下一滑，歪碎了……

想起了岑参《千与千寻》里的句子——人生的旅途上会有很多的驿站，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陪着走完，当陪你的人要下车时，即使不舍，也该心存感激，然后挥手道别。

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鸿飞那复计东西，再见了，一把相濡以沫20年的紫砂。



拂尘

◆张梅

拂拭灰尘，是日常必做的家务。家的洁净，会让居于其间的人心安宁愉。那些细小如粉末的灰尘在时间的推移中，会由少及多地覆盖上橱柜、桌面、镜框、书脊，依次去擦，每次都会发现一些久弃不用的东西，弃，又担心会用到；留，似乎又没什么用途，犹豫之中，丢去拣去，有的旧物，则唤起一段记忆，尘封这个词，或许来源于此。这些与物品有关的记忆，随着灰尘的擦拭，清明地浮现出来。面对灰尘下的旧物，一些往事骤然被想起，这倒是拂尘中的另一收获。

农历年末的时候，会有专门“掸尘”的日子。街上会有卖鸡毛掸子的货郎，鸡毛掸子插在长长的竹竿上，竹竿一端有稻草把子，鸡毛掸子插在上面，远远就能看见，不需吆喝，不像磨剪子菜刀的，半条街都能听到“磨剪子吹菜刀”的嗓音。

这掸尘，仪式一样隆重，家家户户，忙里忙外，用忙碌拉开迈入新年的序幕。这个“掸”字，读起来很有

音韵美，可腊月二十四的掸尘却是辛苦的事。腊月里天气原本比较冷，滴水成冰，早早起床，先用旧报纸盖住桌面柜面，将鸡毛掸子绑在竹竿的一头，高举着，入屋里去，角落落落，或抹，或钩，或拂，把蜘蛛辛辛苦苦建起来的网彻底摧毁。掸去天花板上的积尘，灰吊子黏附在掸子上，再次抬头，眼前敞亮了不少。

擦和洗是必须的，花瓶罐罐都浸进水里，锅碗瓢盆全都进行清洗。过年要备菜、迎客，得一一做好准备。茶壶、果品盒，从柜子里取出来，洗去浮尘。屋内，因为掸了尘，变得亮堂，让人喜悦。

一花一世界，一尘一禅悟。拂拭，是对物的净化，但光阴之尘，不久又会蒙蔽原有的光华。尘，也是生活的真实。朝夕夕拾是怀旧，昔尘今拂是迎新，怀旧看到生命中曾有的自我，迎新是面对未知的岁月。任那些尘轻轻扑面，见尘如见雪，祛烦但不忘忧，心生自在。

您在，是踏实的幸福

◆魏香丽

年近九旬的奶奶，坐在叔叔家宽敞的客厅里。我与她同坐，伸手可触的距离，她的面容清晰地收入我的眼帘，密密的皱纹，深色的老年斑，浑浊的眼球，瘦弱佝偻的身体，陷在柔软硕大的沙发里，愈加单薄。

沙发前，两米的距离，电视里正播放着一部古装剧。但奶奶或许根本没看懂里面，身着鲜艳华丽服装的宫廷美女在上演什么故事。因为她不时缓缓起身，把茶几上的水果盘向我这边挪挪，要我吃水果，随后又缓缓坐下，一连串的慢镜头。举手投足间的那一份迟滞，无不自时光累积所形成的重量。

我心里泛起一阵微微的隐痛。近两年，这种感觉时常会来叩击。眼前这张苍老松弛的脸庞，在并不遥远的十多年前，还精神满满。

那时，我女儿尚在襁褓，又一代人的出生，奶奶很高兴。抱着重外孙女挨家挨户让街坊邻居看，夸孩子的眉眼，乌发；女儿稍大一点，奶奶还跟在蹒跚学步的孩子后面，给孩子说些小时候教我的那些琅琅上口的儿歌……

而如今，女儿长成亭亭玉立的少女，奶奶却在岁月里一天天衰老。横亘在今与昔日大反差之间的，是不知不觉一点点垒砌起来的时光之墙。

看她不时揉着膝关节，我问怎么啦？奶奶说：“人老了，腿也老了，这几天，天气冷，夜里疼，很长时间都睡不着。”我要她早点到医院看看。奶奶却说：“人老了，病就来，熬熬就过去了，花那钱干嘛。以前我这疼（奶奶指了指胃部），你给我买的药，疼得很（厉害）时我才吃一片，不疼我都没舍得吃。”还有不舍得吃的药？听的我心里酸酸的。想想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买的什么药，我已不记得了。

其实，我有充足的理由感谢上苍：奶奶没有致命的疾病，这在她这个年龄已是最好的情形。

八年前，爷爷猝然离世。老家老院，相依为靠的两个老人，经年的土墙老屋，一直被奶奶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像是随时迎接我们这些候鸟般的亲人。爷爷葬礼结束，家人商量奶奶以后生活随儿女，大家一致认为最好的决定，我却在注意到了坐在矮凳上奶奶的落寞。此后，到任何一个儿女家，她的衣物都收拾在一个旅游包内，简单得像是去旅行，随时准备去下一个驿站。

前年如此，去年如此，今年也如此，这就给人一种感觉，似乎这种情形可以长久地持续下去。但身边众多的事例也让我清醒地认识到，眼前看似圆满的一切，实际上都是脆弱的。

我从没说出某个夜晚，我曾做的一个梦——站在老家熟悉的院落里，白色的帷幕，一群悲伤的亲友，我哭喊着奶奶……梦中的啜泣声，惊醒了身边爱人，他问我怎么了？噩梦中醒来，我惊魂不定。

这其中的意味，不需要特别阐释就能读懂。关于丧失，永远的分离，对于日益衰老的亲人来说，这是一个必然会到来的日子，我只是在梦境中作了一次预演。内心最深的恐惧，平时自己未必意识到，更有可能是不愿意去面对。在黑夜，在理性掌控最为脆弱的时候，它释放了出来。

我望见，眼下所看到，奶奶的一切言行举止，随着时光的流淌，将会加上一个“更”字。更缓慢的动作，更迟缓的反应，更多的睡眠——而这，在未来的日子里，在可以想象出来的诸多情形中，将是最好的情况。

记得多年前，与父亲和奶奶坐在一起。奶奶端详着父亲，充满怜惜的口气：“看你爸都有白头发了！”十八九岁的花季少女，四十多岁的中年父亲，我没在意父亲零落的白发，但奶奶却一眼看到。不知不觉，父亲已是六十六岁的老人，父亲头上的白发，较之当年自然更呈蔓延之势，却从未再听奶奶提起。

面对时光，每个人都无可逃遁，最好的应对也许是缄默。

室内暖洋洋的，阳光照在宽大的客厅里，余晖落在奶奶身边。听她说着陈年旧事，老人大半辈子生活在故乡小镇，故乡熟悉的人和事是她永远的谈资，虽然我已听过多遍，但在她缓缓地叙述中，我看到她皱纹满布的脸上显现的宁静和安详。

我多么盼望，这一幕能永远驻留，这当然不可能！只能默默祈祷，让它变成记忆的那个时间，来得越晚越好。

对于生命中的亲人，别以工作繁忙，家务繁多，来为自己疏懒开脱，和挚爱的亲情相比，大多事情未必那么要紧！